

好妻子

好 妻 子

己 午 社 譯

國民二十八年五月刊

版權所有

實 價 八 角

好妻子目次

目次	1
一 瑣談	一
二 新婚	二二
三 藝術的體驗	三四
四 文學的教訓	五三
五 家務的經歷	六七
六 訪問	八八
七 結果	一〇九
八 我們的國外通訊者	一三二
九 溫柔的磨難	一五〇
十 荇底行蹤	一七四
十一 一個朋友	一九七
十二 心痛	二二四
十三 荇絲底秘密	二四五
十四 新印象	二五六
十五 在攔板上	二七六
十六 懶惰的羅倫斯	二九九
十七 陰暗的山谷	三二六
十八 學習忘記	三三八
十九 孤寂	三五八
二十 驚異	三七三

二一	主人和太太·····	四〇四
二二	苔茜與杜咪·····	四一四
二三	傘下·····	四二六
二四	在閣樓裏·····	四四六
二五	收獲時節·····	四五八

好 妻 子

使我們可以重新開始而毫無掛慮地去參觀曼格的婚禮，所以我們閑談到一點馬煦家的事，在這起頭的時候。不過，這裏我得聲明：若是年長者有以爲我這故事中說愛的地方太多，因爲我恐怕他們或許會這樣（我並不恐懼，因青年們會提出反對的意見），那麼，我只能假馬煦夫人的話來說了：「我家有了四個活潑的姑娘，而對面的隣家又有一個勇敢的青年，那時，你還有什麼法兒可想」？

過去三年的時光並沒使這份平靜安逸的家庭發生什麼多大的變故。戰事過去，而馬煦先生已平安地在家了。他只爲他的書籍和小教區的事務而忙碌，教區中的人們都認爲他在性情和美德上都挺合宜于充當牧師。對於一個恬靜而篤學的人，智慧的充實是比學問更好；那仁愛號召四海爲一家，天下皆兄弟；那虔誠建立起崇高的德性——這些才使學問成爲可敬而又可愛。

他雖然貧困而且廉潔自守，使他絕緣于世俗的成就，可是他有了上述的品性却已自然地吸到了許多仰慕的人們，宛如香艸之引蜂；同時，他也自然地把甘蜜贈給他們，他這樣經歷了五十年的艱辛却未嘗蒸溜過一滴苦汁到這些甘蜜裏。誠摯的青年們覺得這位蒼頭的學者底心和他們自己一般地年輕；煩惱的婦人們本能地將她們底疑難和憂懼向他傾訴，一定能得到最溫存的同情和最聰明的意見；有罪愆的人把他們底罪愆向這位心地純潔的長老認告，會受到他的責備而同時得到拯救；有才智的人認他是一個良朋；有大志者瞥見比他們自己的更遠大的志向；就是那些庸夫俗子也都承認他的信仰雖「沒有報酬」畢竟是美麗而真實的。

旁人看去，這五個幹練的女子彷彿是在主持這個家庭，而且在許多事情上，她們確曾如此；但是這位坐在書堆中的恬靜的學者，仍然是一家的首腦，全家的良知，柱石和安慰者；因為這幾個忙碌急躁的女郎在煩難的時候，總會到他那裏去的，從他身上找到「夫」與「父」，這兩個神聖的字底最真實的涵義。

姑娘們交付她們底心兒與母親保管，而把她們底靈魂交給她們的父親；對於會爲了她們那應真誠地勤勞終生的雙親，她們報以一種摯愛。這摯愛隨着她們的年齡一天一天地生長，並且，以那加福於生命而永存不朽的最甜蜜的維繫，把她們溫柔地束在一起。

馬煦夫人雖然比我們前次看到她時已老了些，可還是敏捷歡快；她現在正聚精會神於曼格的事情上；所以，那樣到現在仍是滿裝着受傷的「男兒」和士兵的寡婦的醫院和避難所中，顯然已久不見這慈母般的傳道者的慰問了。

約翰，白達克英勇地服了一年的軍役，繼以受傷退伍，不許回營了。他沒有得到寶星或袖章，不過他實在是應該得到的，因爲他曾歡愉地犧牲過他所有的一切；生命和愛情兩者都在盛放之際是很可寶貴的呀！他自從辭職後，便專心去恢復健康，預備做一番事業，賺一點錢和曼格成家。他所有善良的意識和堅毅獨立的精神驅使他婉拒羅倫斯先生慷慨的建議，而反去充當一個會計員。他認爲與其借錢去孤注一擲，不如在開始的時候就老老實實地拿點薪金好。

曼格在工作 and 等待中把時光消磨過去，品性已變得溫柔 and 婉，又嫻熟於主婦的技術；同時，比從前更長得美麗了；原來愛情是個偉大的美容者呀！她還有那少女們的野心和希望，對於那必須開始的生活底低卑，不免有些失望。尼特，馬飛不久以前和莎莉，嘉苔娜結婚，於是曼格不由得把他們精美的房屋 and 馬車，許多禮物以及莊麗的裝飾和自己的比較，暗地裏希望自己能有像他們那樣的幸福，但是她一想到約翰所加於那期待她的小家庭中的一切堅忍的愛和辛苦，豔羨和不满的念頭便立即消滅；而且當他倆在驕陽西斜時坐在一起，傾談着他倆的小計劃的當兒，他倆的前途常是非常美麗 and 光明的；因之，她竟忘了莎莉家的華麗，而覺得自己才是人間有錢最快樂的少女了。

苔不再回到馬煦熾那邊去了，因為這老婦人那應愛好靄美，意至於以替她聘請個最好的先生來教她畫課的事去求她留在那裏；爲了這個利益，縱使比馬煦熾更難應付的主婦靄美自然也願意侍候的了。所以她在上午畫她應畫的職務，下午便做自已歡喜的事情，這樣快樂地過着日子。同時。苔致力於文藝 and 帶領蓓絲。蓓絲的熱病雖已痊愈了好久

，可是到現在還很纖弱，固然不算是個殘廢的人，她却沒有從前那樣玫瑰色的雙頰了；不過她常是很有希望，愉快而恬靜，忙於她所愛做的安靜的職務。她是每個人的朋友。也是家庭中的「安琪兒」，這種情形就連最愛她的人也還不會知道。

若覺得自己是個有錢了，因為她自稱為「垃圾」的作品，在鵬飛雜誌上仍能得到每一行行列的代價，所以她十分勤奮地編作她的故事。但在她那忙碌的腦和有大的心却激起那偉大的計劃，而擱樓裏的那口舊鐵鍋中也漸漸地積疊起玷污的稿子，這稿子在將來竟有一日把馬煦的姓氏列入名人的冊子裏。

勞萊為博他祖父的歡心，盡義務地進了大學，隨興所至的混下去。在大學裡，由於他底財富，儀表和才藝而更具一付好心腸，他竟成了校中的寵兒。他這付好心腸常為救拔他人而自己却隔入困境，他實在處於被人帶壞的危險裏。那慈祥的老人底希望繫在他的成功上，那慈母般的朋友彷彿把他當作自己的孩子看待；最後，無論怎樣不是最不緊要的事，就是他知道那四個天真的姑娘以她們整個的心愛慕他信任他，假使沒有這些事

，像符籙般在驅邪，那末，他也許會和別的許多原有希望的孩子那樣給人帶壞了。

他既然只是一個「可讚的孩子」，當然不免於遊玩嬉戲，引人注目，而染上了浮誇的習氣，喜玩水，癡情或尙武，一隨大學裏的時髦風氣爲轉務；挪弄同學而自己又受同學同學挪弄，粗野地談話，而且險些兒受停學生或開除的懲罰也已不止一次了。但是這些戲謔只是爲一時的豪興和開玩笑的愛好的心所促成的，所以他總是很能坦白的懺悔，公正的贖罪，或以他獨特的無可區敵的口才去說服別人而解救他自己，實在他也以自己逃得過險狹的困境自豪，歡喜向姑娘們描述他制伏盛怒的諳師，嚴正的教授以及敗退的敵人們的事情。所以在這些姑娘們底眼中，那般「我們級裡的人」簡直都是英雄，她們永不曾厭聽「我們伙伴」底偉業的。在勞萊帶牠們到家裏來時，她們也常能從這些偉大人物底微笑中感到一點溫情。

靄美更得享受這種崇高的禮遇，她簡直成爲他們所傾倒的可人兒了；因爲這位姑娘女士早已覺得，而且知道運用她天賦的媚力。曼格則傾心於她私有的約翰，再沒有閒心

去注意別的男子。蓓絲則太怕羞，只敢偷窺他們，並且在暗地裡納罕那靄美怎應敢這樣命令他們；但是蓓覺得很不易約制自己，不去模仿那些紳士底態度，措辭和舉止，在她看來，這些似乎比替青年婦人們所規定的因襲的儀節更自然些。他們都十分歡喜蓓，但是從沒有一個戀愛過她。然而經過靄美底寶座下的，很少不熱情地感歎一二聲的。說到熱情，我們就很自然地聯想到那「鴿棚」。

那是白逮克先生給曼格預備好的新居，那所棕色屋子底名字。勞萊取這個名，說這是異常適宜於這雙和婉的情人，他們的燕好很像。一對呼應相和的斑鳩。這是一所小屋，屋後有一個小小的花園，門前展開着一片手帕般大的草坪。這裏曼格想裝起一個噴水泉，種上幾行灌木和叢叢可愛的花兒；然而在現在，那裝噴泉的地方僅有着一隻飽經風霜的小缸，很像一個損壞的污水盆；那植灌木處寥寥地立着幾株生死未卜的落葉松，而那芬芳的花叢也不過是圍着一行木棒，以表示那裏已下了種子。但在裏面，却是在在可愛，從頂閣到地窖，那快樂的新娘簡直找不出一所不愜意的地方。誠然，那大廳是那

麼狹窄，幸而他們沒有鋼琴，不然那隻鋼琴一定是不能整個放下的，餐室又是那麼小，有六個人便幾乎不能轉身。那到廚房去的梯子似乎故意這樣建築着要使僕人和磁器一起翻到煤堆裏去。但是看慣了這些小小的瑕疵之後，就覺得沒有東西會完好的了，因為一切的佈置都合于美好的見解而別有風趣，所以結果也是非常滿意的了，在那小小的會客室中，沒有大理石的桌子，著衣鏡或穿花的窗簾，僅有一些簡樸的木器，不少的書，一二張優美的圖畫，在窗檻上放着一瓶花，並且佈滿着那些從友人手中送來的悅目的禮物，爲了他們的美意使這些東西更是美麗了。

那勞萊送的巴黎的女神，我並不以爲因白速克裝了一托子放在牆上而失去些它底美麗；任何傢具商所佈置的純色的細紗的窗簾也不見得比靄美底藝術手腕更是雅麗；或者任何儲藏室會比蓉和她的慈母替曼格放上幾隻箱子和包裹的更有好的願望，歡愉的辭句和快樂的希望；並且我可鄭重地斷言，如果海娜不會把每隻壺和鍋反覆地佈置了十幾次的話，那間嶄新的廚房看起來決不會這樣穩妥整潔，而火爐也始終準備着，白速克夫人

到家便可燃點。我也懷疑着：任何年輕的主婦在開始家庭生活的時候，無預備下這麼多的掃帚畚箕和碎布袋，——因為舊絲充足的準備簡直可以用到新婚的來到，並且發明三種不同的揩布，用作洗滌新婚時的磁器。

那些僱用人代做這些事情的人是會知道他們損失的；因為倘使用親愛的雙手去做，這些質樸的事務也會美化的，對於這點，曼格已找到這麼多的證據，因為在她的小窠中的每樣東西，從廚房裏的布帶直到她的會客室桌上的銀花瓶，都流露着家庭的愛和溫柔的預計。

他們在共擬計劃的時候是何等愉快；外出購物時是何等端莊，他們所犯的過失是何等有趣，而對於勞萊可笑的還價又引起何等大聲的笑樂！在愛戲謔的事情上，這個年輕的男子，雖然快要在大學裏畢業，却還像一個孩子。他的最近想入非非，要想在他每星期的訪問時，帶幾件新奇的，有用而靈巧的東西給這個青年持家者。現在是一袋特殊的衣針；下次便是奇怪的香料磨，這個磨在初試時就會碎如瓦礫；一條能損壞一切刀子的

括刀布；或是一把掃帚會把地毯的絨頭掃了一個光，而仍留下了塵埃；省力的胰子會連手上的皮膚都擦去；可靠的水泥，甚麼都黏不牢，徧會把被欺騙的買主底手指黏住；以及各色各樣的洋鉛器皿，從盛怪錢的撲滿到奇怪的鍋爐，這個鍋爐能用自己的蒸氣洗淨什物，然而在洗滌的過程中在在有爆炸的現象。

曼格請求停止送這些，可是沒有效果，約翰譏笑他，而茗也叫他做「胡鬧先生」，他是狂熱地愛好美國人的機智，並且看到朋友家在合理地佈置着。因此每星期總有幾件停理的事。

最後，一切東西都備妥了，甚至選擇了各色的胰子來配合各色的房間，同時，蓓絲也安排好第一餐用的餐具。

「你滿意麼？這可像一個家庭，你處在這裏覺得快樂麼？」馬煦夫人問着，當時她和她的女兒挽起臂來參觀一會這個新的王國，彷彿比以前更是親切了。

「是的，母親，完全滿意啦，謝謝您們全體，我是多麼快樂簡直是說不出啦！」帶

着「一種勝于言語的凝視，曼格回答着。」

「如果她有一二個僕人，那就更好了」，露美說時，正從會客室出來，她在那裏是想決定那青銅的弁神像究竟放在什物架上好，還是放在火爐架上好。

「母親和我早已講起過了，並且我已決意首先照她方法做，那邊又沒有多大事情，況且有羅蒂給我傳話並且處處都幫助我，我祇有一些相當的工作，使我不至於疲乏或思家吧了。」曼格從容地回答着。

「莉莉，馬菲有四個僕人啦！」露美也開始說了。

「要是曼格有四個僕人，這屋子是不夠容納的了，主人和太太就非在花圃裏架起蓬帳來住不可啦！」蒼插嘴說，她身上圍着一個藍色的大抹胸，正向門上的把手塗上最後的一次油漆。

「莉莉不是一個窮人的妻子，所以有許多侍女看顧她的事務。曼格和約翰則出身就低微，但是以爲在這小屋子裏的歡樂並不少於在高樓大廈裏。這是個對於少女大大的錯

誤，像曼格那樣什麼都不做祇是講究裝束，發號司令和從事閑談。當我新婚時，我往往希望我的新衣穿破，這樣我就補綴它當作一種娛樂；因為常做刺繡和留心我的手帕，總不免感到討厭。」

「爲什麼您不到廚房裏去燒菜，像芬莉那樣去消遣消遣，雖則他們從不會燒好過，而且僕人也譏笑她；」曼格說：

「過了一會我做了；不是去燒菜，不過要從海娜處學習些應做的事，這樣我的僕人絕不會譏笑我。這雖是遊戲；但是總有一個時候到來，當時我真是感謝，因為我不僅實現了我的志願，而且我已有給我的小姑娘們燒全部食物的能力而不再需要人家的幫助了。你是在另一方面開始的，曼格，好孩子；但是你所學過的功課將逐漸對你有用起來了，在約翰富有些時，雖則當一個主婦是體面的，却也應該知道所宜做的事，如果她願意忠誠地盡她職守的話。」

「是的，母親，我一定會那樣做的，」曼格說，她正在恭聽着這個小議論；因爲最

好的女人無經常地注意一切家務的。『在我舍中，我挺喜歡這個房間，你知道吧！』過了一分鐘，當他們到樓上去了，曼格就窺視她的滿裝麻紗的小廚說着。

蓓絲在那邊，正把那雪白的細紗平鋪在架上，而對於這美觀的排列，十分歡欣。在曼格講時，三個人都笑起來了；因為那麻紗的小廚原來是一個玩意兒。馬煦燦曾說過倘使曼格和那個「白達克」結婚，她就不會給她一個錢，但當時間把她的盛怒充淡了時，她就悔不該起這個誓言，她開始陷入猶豫中了。她從未失信，在她心中經過幾番籌思挽回的方法，最後她決定一個計劃，認為可以使她自己滿意的，她託法羅命斯的母親卡羅爾夫人去買並且做好一大批家用用品和麻紗，繡上了她底名字，當做「她」的禮物送去。這些事情都忠實地做好了，但這個秘密却被洩漏，而合家便大大高興起來；因為馬煦燦還裝作完全不知，她堅持只能送一些以前允許新娘的過時的珠子。

『那是我喜歡看到的家主婦的風趣，從前我有個年輕的朋友，她起家時只有六條被單，但還有一個給同伴用洗指盆，已使她很滿意了』。馬煦太太說着，一面輕摩着那織